

散文

有水就有绿洲

曲近

在和田兵团农十四师，晚上接待我们的领导说明天陪我们去看一座水库，很有意义。当时我想，水库我见多了呢，能有什么意思和意义呢？会有什么好看的呢。

清晨早早上路。新疆的南疆比北疆更加辽阔，去一个景点或住地的路程比北疆还要遥远。陪伴我们的除了师里的副政委之外，还有武装部的政委之类的军事官员，开始只想这可能是官员中的文艺爱好者吧，后来才知道原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参观的水库地名乌鲁木齐提，维吾尔族语意为伟大的父亲，在维吾尔族的传统里，父亲的地位十分突出和重要。

那是一个真正的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当然这仅限于我所见过的水库，乌鲁木齐提在新疆乃至西北都是数得着、排上号的大水库呢。只有身处大沙漠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水的重要和可贵。

南疆因偏僻遥远而比较贫穷，但兵团的车子却比较先进，这也是屯垦戍边所必需的。车子沿着喀喇喀什河行驶着，身边就是出产世界著名美玉——和田玉的河流之一，另一条出产美玉的河流叫玉龙喀什河。据说一到洪水期，暴涨的河水会把美玉和石头一齐冲下来，人们在浅水里就可摸到上等的极品羊脂玉，那一刻我真想停车去河边走走、看看，并不是梦想发什么寻玉之财，而是想近距离地面对一条近似于神话传说的盛产美玉的河流在丰水期的真实面貌。

在接近昆仑山某座山峰时，我们终于看到了横在眼前的卧龙似的大坝，远观大坝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后来从坝顶居高临下俯瞰远方，坝底行驶的轿车，小如蚂蚁，那简直不是在行驶，而是在蠕动。一百多米高的坝顶，汽车居然也能开上去，不过坐在车里一直有一种乘坐飞机爬升的感觉，车头总是昂扬向上。

水库的管理人员粗略地向我们讲解着一些基本情况，估计是出于安全考虑，讲解中隐去了许多数据，更没有给我们提供片言只语的文字资料，可见安全之于这里是多么的重要啊。站在护栏边俯视图面或远眺水雾迷蒙的山水相连处，自以为见过世面的我，也被这人类的巨大创造所震撼。坝高水深，凉气逼人，水的颜色呈蓝宝石色，观之令人头晕目眩，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大坝两头的山石都是凿了洞插入钢筋后再浇注混凝土加固山体的，这是一个历时十年由国家和兵团投资的大型水利项目，可以造福下游几百万民众。新开发的皮山与墨玉之间的皮墨垦区，就是以乌鲁木齐提水库为灌溉保证的，它的库容可以满足几百万亩土地的灌溉用水。有了乌鲁木齐提水库，干旱少雨的和田地区的大片戈壁荒漠将变成绿洲。

坝底的电厂里，四组电机有三组静静地伏卧着，一问才知道，目前只要开动一组就解决了和田的用电问题，试想另外三组同时开动起来，将会满足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啊。巨大的机房大厅里，除了黑糊糊的电机，竟然见不到一个人。陪同者告知说，这里是现代化设备，科技含量非常之高，只要几个看仪表的人值班就行了，而且是在控制间的电路上观看机组运行状况，不需要站在机器旁边操作。这里的工作人员上一星期班，回和田市休息一星期，待遇远比我们好得多，每个工人

高兴诗选

那一刻

那一刻
疼痛领着一切
喘息，咳嗽，细微的颤动
甚至远处的水声
甚至眼前的光芒
那一刻
疼痛就是疼痛
或者疼，疼痛就是世界
世界就是疼痛
记忆腾空所有地方
只为了疼痛，这无礼的君王
那一刻
打击与拯救竟在同时进行
存在之线，脆弱，失语
却被疼痛照亮，伟大的疼痛啊
紫花地丁盛开在山顶
弥散烂漫意韵
那一刻
疼痛在言说 我在默默地倾听……

一米之外

一米之外
纵然背景
也让你有
回头一笑的幻觉
一米之外
纵然石头
也终会在凝视中
发出替代言语的叹息
慢慢，慢慢

一米之外
气息总在透露
宁静 波动 起伏
点点滴滴 隐隐约约
以春天最有力的方式

那一刻

那一刻
那男子伸出手的刹那
又忽然轻轻的抽回
慢慢，慢慢
瞬间之后
一切陷入了缓慢
慢慢的躺，慢慢的起
慢慢的吃，慢慢的喝
慢慢的动，慢慢的停
慢慢的看，慢慢的想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慢慢伸出一只胳膊
慢慢抓住另一只胳膊
那姿态有着说不出的优美
慢慢，慢慢
慢慢转过身子
目光慢慢落在那束花上
送花人此刻正在赶路
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家中
慢慢，慢慢
当世界变成一间屋子
当时间变成一个伤口
唯有慢慢慢慢的
你才不会再伤着自己
慢慢，慢慢

慢慢抬起头来
竟看到了豆豆眼中的柔情
豆豆是家里忠诚的小狗
她一准明白发生了什么
慢慢，慢慢
你慢慢对亲人朋友说：
祝——福——你——们！
吐字从未那么清晰
语调从未那么柔和
慢慢，慢慢
夜慢慢消逝
天慢慢明亮
你慢慢发觉，除了疼痛
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滋味
慢慢，慢慢
我在慢慢写着这首诗
这首诗需要慢慢的写
……
遥远
那么的遥远
遥远得失去了支持
隔着山和水
隔着两个季节
点点滴滴中
一只缺氧的手
陷入惊慌的印记
不知栖落在哪片荒滩
时间，空荡荡的
空荡荡的时间里
是谁，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回音



小镇(水彩画) 李剑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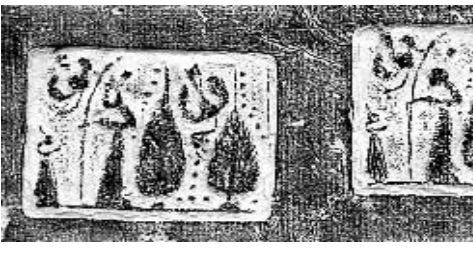
《大才精诚》——17位当代北大人励志故事 孙永强

这本《大才精诚》集中讲述了17位当代北大人成功的创业故事，他们的职业不同、经历迥异，但他们都通过努力，甩开成功的绊脚石，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理想。他们的故事，为当代青年的创业之路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书中的主人公大都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他们在迈向成功的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手打造了“百度”神话的李

彦宏，曾在美国留学期间无意中“吃了”官司；我国大熊猫研究专家吕植，在刚刚开始野外研究时，曾经历过生死考验；从北大“校花”到亚洲最具时尚魅力女性的李莹，也曾为了获得一批订单而四处奔走、通宵达旦……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功意味着抛开各种各样的绊脚石，适时地抓住机遇以及付出更多的努力。书中介绍的北大人，不仅仅是当代北大学子的代表，更是当代青年的楷模。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北大之大”的精髓。 人民出版社出版

孔子问童子

张健莹



汉画像砖中不乏内容极为庞杂的混合构图，把生活中的狩猎、格斗、辇车出行、执笏小吏、百戏、门阙；把神话故事中的西王母、三足鸟、九尾狐、玉兔没有一定之规地压印在一块汉砖上。也有重复地用小印模印出一排排连续图案，或一排是飞鸟追鹿，一排是仙鹤拉车。孔子问童子是上下两排对应的，即上有常青树，下是孔子问童子。外框是斜纹，砖心是乳钉文。这样的画面装饰性很强，连续的图案显出构图的整齐均衡。相传这是孔子和童子出游，童子就问孔子一个久久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早晨太阳离我们近呢还是中午太阳离我们近呢？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无以作答。不知道这样的传说不可信。但从画面上看，问别的问题也无不可。两只鸟儿飞翔其间，整个图生肌一



山水(国画) 张翔

知青村赵桥

刘德玺

赵桥村隶属于惠济区花园口镇，是一座黄河水冲积出来的村庄。1946年国民党当局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堵住了花园口堤段的决口，泛滥八年的黄河重归故道。洪水退后，在花园口镇东界的黄泛区里沉积出一条东西半里长的小沙岗。劫后余生的几户赵姓人家在爷爷赵元魁率领下，由躲洪水避难的大堤上迁到小沙岗结草为庐，聚族而居，因村外有座小桥村名就叫赵桥。不久张家刘家也来岗上安家落户，所以这村又叫张桥。赵桥村隶属于惠济区花园口镇，是一座黄河水冲积出来的村庄。1946年国民党当局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堵住了花园口堤段的决口，泛滥八年的黄河重归故道。洪水退后，在花园口镇东界的黄泛区里沉积出一条东西半里长的小沙岗。劫后余生的几户赵姓人家在爷爷赵元魁率领下，由躲洪水避难的大堤上迁到小沙岗结草为庐，聚族而居，因村外有座小桥村名就叫赵桥。不久张家刘家也来岗上安家落户，所以这村又叫张桥。

墨迹

曹子墨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成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 Club。席间，M&A和Corporate 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吃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东港区能够俯瞰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刚刚迈过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外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秦二宝没能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十二 八班长葛文义带八班开始行动之后，上官峰正要带七班跟上去，一个人就猛然后面冲过来将他拦住了。昏暗的夜色中他听到九班长李乐激动地说：“排长，我们班先上！”说完话，李乐就带九班跃过山棱线，顺第二道堑壕，尾随八班冲了过去。李乐猫腰奔跑在第二道堑壕里，不时回头朝身后的赵光明赵光亮看眼。他是攻击行动开始前一瞬间决定把二赵兄弟调整到自己身后的。他到了位于第二道堑壕西端那条向上的交通壕的入口处，下意识抬头向上望，忽然在这条几乎笔直上去的交通壕的顶端看到了敌人轻机枪喷出的一大团火光。没容他反应过来，几发子弹就“啪啪”地打在他右侧的壕壁上。李乐身体向左侧壕壁上靠，本能地做了一个出枪动作！

看到班长在前面做了个出枪动作，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赵光亮以为班长要向敌人射击了，也迅速在壕壁上出枪，匆忙打出了一串子弹！接着，跟在他们身后的其他人以为战斗已经打响，也伏在壕壁上向第三道堑壕内的敌人“噼里啪啦”地打起枪来！就是这一阵枪声过早地暴露了进攻意图，导致敌人将全部火力向他们倾泻下来。以后十几分钟，李乐和九班被压在壕沿下。秦二宝的轻机枪射击声停止后一分钟，从李乐隐身的交通壕里，人们猛地听到“哇——”的一声大叫！随着这声非人的长长的叫喊，李乐一跃而起，爬上壕沿，疯狂地向高地上的敌阵地扑过去！

战场就是这样让人做出了他们自己和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李乐因面对死亡而恐惧，但当恐惧本身的沉重压垮了他的生命意志之后，他却会为摆脱恐惧扑向死亡！随着他的这一声叫喊，九班其他两名战士以为班长发出了冲锋的口令并带头冲锋了，也从交通壕里跃出，“哇哇”地叫着，冲锋枪口“哒哒哒”地射出一串串子弹，向敌阵地猛扑过去！

刚把秦二宝的轻机枪打掉的敌人显然被新的一次攻击吓慌了，所有

的子弹马上向李乐和他身后的两名战士飞泻过来。密集的弹雨先把李乐后面的两名战士打倒了，李乐摇晃了一下，倒在敌人阵地前沿。上官峰的眼里涌满了悲愤的泪水！向身后喊了一声：“冲啊——”带七班顺九班空出的交通壕向上冲去！

但他跑了几步，就被壕底两团黑乎乎的东西绊倒了！两张变了形的脸从壕底抬起来，被山坡上的火光照亮了。是赵光明和赵光亮！一股怨怒直冲上官峰的脑门儿，他爬起来，一脚踢在兄弟俩不知谁身上。“你们怎么躲在这儿！”他大喊，“给我冲——”

赵氏兄弟先是“哇”的一声哭起来，然后才抓紧枪，跟跟跑跑朝前冲去！但由于刚才的耽搁，交通壕正上方敌人的轻机枪又掉转枪口来打击他们了！赵光明赵光亮慌忙卧倒，上官峰也被从上面斜射过来的猛烈火力压制到壕沿之下。一个悲枪的意念从他心中冒出来：最后一次攻击失败

了！一切都结束了！……十三 从高地东北侧，第三道堑壕最东端，猛然响起一支冲锋枪的射击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还刚刚响起，敌阵地内就起了极大的混乱！堑壕里的敌人大声叫着，一窝蜂地涌向上官峰被困其中的交通壕！

这是一支突然枪来！在敌人背后开了火的冲锋枪！上官峰明白过来了，马上意识到了另一件事：因为它的出现，久攻不克的第三道防御线崩溃了！残敌正要通过他身后的交通壕逃下山去！

“打！”他大喊一声，手中的枪响了！他亲眼看见，闯进交通壕的敌人，一个个地被自己击毙了！泪水再次涌上他的眼角，心却快活得打战，战场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线胜利的希望又出现了！

没有人会想到，那个突然在敌人背后开枪，戏剧性地改变了战场局势的人，竟是炊事班新兵于得水！天黑前，高地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他又不是连部的人，似乎不该再留在山下。

“指导员，”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好吧！”梁鹏飞只迟疑了一秒钟，便同意了他的请求。高地还没有拿下来，他不能拒绝一个战士请战的要求。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

“你？”他试探地向梁鹏飞，“我上去参加战斗吧？”